

## 《父亲》

王晶  
2016/01/07



走进剧场，眼前一切索然无味，不见惊奇。舞台上呈现了一间普通公寓的起居室，视线穿过舞台后区右门能见里面的厨房，穿过左门能见玄关，简洁的沙发、座椅、餐桌中规中矩地呆在那里。乍一看，唯有的亮点就是台框镶了一条冷色光带。从事舞台设计的职业习惯，常常让我觉得空间决定一部戏的整体面貌，预估此戏大概也就四平八稳。可当整部戏结束后，早已把自己那点浅薄的戏剧认知一扫而净。

由英国的老戏骨肯尼斯·克兰姆（Kenneth Cranham）扮演父亲安德烈，一身利落干净的休闲装，语齿清晰，腿脚利索，看不出有任何老年痴呆的症状。一身职业装扮的女儿安妮来到公寓看望父亲，期待如何在照顾父亲和自己的生活、爱情间找到平衡。故事并没有任何复杂性，绝妙在剧本结构，我们来看看这位编剧如何在玩转时间的。

我们通过父亲的眼睛，看着周围的发生，第一场，位于巴黎的公寓。父亲正在寻找东西，女儿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父亲说，找不到手表了，显然他怀疑被保姆偷走。父亲对于他的判断表示十分确信。不一会，手表被发现毫发无伤地放在父亲的储物盒里。

刺眼的光急闪，一声极速的电流声，瞬间将我们带入第二场，同一空间。父亲一人坐在房间里，但室内家具有些微变化，比如少了一把椅子。这时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男人，问父亲：“您还好吗？”父亲看着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你是谁？在这做什么？”男人说：“您不认识我吗？我是皮埃尔。”父亲说：“你在我家做什么？”男人说：“我住在这里。看来你想不起了，我得给安娜打个电话。”父亲说：“你认识安娜？”男人说：“我是她男友。”之后一个女人走进房间，但不是安娜，叮嘱他吃药，父亲反复求证：“这是我的公寓吗？”女人没有回答他。

灯光一闪，又是一声刺耳的电流声，进入第三场。与前场看似一样的空间其实已经有所不同，如室内的家具又消失了一两件。女儿将父亲安排住在自己的公寓里，并新雇来一位保姆劳拉照顾他。可父亲记不认得这是女儿的公寓，也不明白眼前这个看上去青春亮丽的劳拉是来干什么的。父亲不断误解女儿的对于自己的照顾和安排，并当众责备，让女儿心情极其低落。

一个利落的切光，进入第四场。安娜在房间看着沉睡的父亲，渐渐走进卡住父亲的喉咙让他停止呼吸。这一场明显是一场幻觉，父亲的幻觉。

第五场，同一空间，家具又[蒸发]了一些。女儿、男友皮埃尔在准备晚餐，父亲依然焦虑地寻找他的手表。当他看见皮埃尔身上的手表时，警觉地质疑：“这手表是我的吗？”

第六场，父亲质问女儿：“你不是要搬去伦敦吗？”女儿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搬去伦敦？”父亲说：“你说过在伦敦刚认识了一个男友。”于是两人陷入无限沉默中。

第七场，父亲的遗忘越来越严重，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。女儿和男友皮埃尔坐在餐桌旁，父亲沮丧地站在厨房门口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父亲越来越无所适从。一个闪回，紧接切入下一个画面。

灯光急起，第八场。父亲、女儿、男友坐在餐桌前，男友略有抱怨地说：“因为您与前一个保姆的不和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取消休假将您接到我们的公寓来照顾您。”眼见父亲病情日益加重，男友建议安娜将他送到老人院，可能是照顾父亲的最佳方案。

第九场，曾经在女儿眼里非常强势独立的父亲，如今需要她哼唱摇篮曲才能入眠。这位老人如今像个孩子，女儿看着眼前的生活，黯然泪下。

第十场，依然是同一个房间，早晨父亲拿着一杯咖啡，却忘记放糖。新保姆劳拉试图提醒他按时吃药，却得到他不礼貌的对待。他渐渐发现空间里的家具也不是原来的样子。但问题是原来是什么样子？他也不记得了。但他却固执地认为自己耳鸣眼亮。周旋几个来回，他还是忘记吃手上的药。

空间里出现了一个男人，老人幻觉着这个男人给了他三记耳光。这时的空间像回到了第五场，女儿从厨房出来，看着父亲惊恐的眼神，问：“爸爸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第十一场，安妮说：“爸爸，我现在找不到你的手表，现在晚餐已经好了，我们该吃饭了。”女儿看着男友皮埃尔问：“他究竟怎么了？”男友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女儿说：“现在是晚上八点，该是吃饭的时间了。”父亲却说“我还以为是早晨刚起来呢。”

第十二场，女儿和男友皮埃尔不得不再次回到之前讨论过的话题，是否将父亲送到疗养院。在长期照料父亲后，两人的生活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。

第十三场，同一空间，空无一物。父亲一个人站立，问女儿：“我们是否遭到了洗劫？”她说，“爸爸，我的公寓原本就是这样的极简风格。”父亲说：“可是它以前不是这样的！我记得这里还有一些家具。”女儿说：“你把这里和自己的公寓混淆了。”

第十四场，同一个空间，不见任何家具。父亲已经记不清楚所有的事情。

第十五场，空间里只有一张床，一张医院的床。一身白衣的女人进来，父亲问：“我怎么在这里？谁把床放在客厅中央？实在不成体统。”白衣女人说：“您该吃药了！”父亲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白衣女人说：“我是护士，专职照顾你的。”父亲问：“多长时间了？”白衣女人说：“你在这儿几个星期了。你女儿搬去伦敦了，还记得吗？昨天她还给你寄来了一张卡片，我们还念给你听了。”

最后，父亲问：

“我究竟是谁？”

你是安德烈。

你确认我是安德烈？”

之所以将十五场戏简要地罗列出来，是因为这部戏的精彩之处就在戏剧结构上。每一场戏就像父亲的一个记忆片段，混乱地贴在一起。这正是年轻的法国编剧的高妙之处。生于1979年的弗洛里安·泽勒(Florian Zeller)被誉为法国文坛的天才，完成于2012年的剧本《父亲》拿下2014年法国莫里哀最佳剧本奖。通过这样的戏剧结构，我仿佛在经历父亲的生活：混沌、颠倒、固执、无助、怀疑，一个典型老年痴呆的状态。没有逻辑的戏剧叙事，又极其完美地完成了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父亲的生活图景。在同一空间下，只通过极少家具的变动、减少，就极为精准地体现了父亲记忆逐渐衰退的痕迹。在我看来，这是非常高级的戏剧，也让我在剧场里第一次尝到老的滋味。